

聂振斌 著

王国维美学思想研究



中国现代美学
名家研究丛书

金雅 主编



商务印书馆



中国现代美学
名家研究丛书

金雅 主编



商务印书馆

王国维美学思想研究

聂振斌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国维美学思想研究 / 聂振斌著.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ISBN 978-7-100-09572-3

I. ①王… II. ①聂… III. ①王国维(1877~1927) — 美学思想 — 研究 IV. ①B83-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41608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王国维美学思想研究

聂振斌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9572-3

2012年11月第1版

开本 650 × 960 1/16

2012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4.75

定价: 48.00元

专家委员会名单

主任（以姓氏笔画为序）：

汝 信 聂振斌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元骧	王 飏	王德胜	汝 信	仲呈祥	朱立元	刘悦笛
杜书瀛	杜 卫	张 法	张永清	余连祥	金 雅	宛小平
胡经之	钱中文	聂振斌	凌继尧	郭延礼	党圣元	高建平
徐碧辉	袁 进	曾繁仁	滕守尧			

序 论

中国现代美学的人生论传统

金雅 聂振斌

中国现代美学是中国美学重要的、具有特色的、卓有成就的发展阶段。^①从19、20世纪之交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美学短短五十余年的历程，思潮竞萌，学说迭出，群星璀璨。本《丛书》所研究的六位大家——蔡元培（1868—1940）、梁启超（1873—1929）、王国维（1877—1927）、朱光潜（1897—1986）、宗白华（1897—1986）、丰子恺（1898—1975），或是中国现代美学的杰出开拓者与奠基人，或是中国现代美学的积极建设者与推进者。他们的思想理论，虽不能说完全反映了中国现代美学的全貌，但无疑代表了中国现代美学发展的重要部分与基本走向。在中西撞击古今交替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中，在

① 本《丛书》所说的“中国现代美学”在时间起止上指19、20世纪之交至20世纪40年代新中国成立前。这与常见的中国历史分期中的“近代”（从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现代”（从“五四”运动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当代”（新中国成立后至今）的时间概念有所不同。应该承认，重大历史事件包括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演化确实产生了影响，尤其是美学、文学等与人的思想观念、与社会思潮联系密切的领域。但是，学术文化的发展演进与社会史、革命史的轨迹并不完全重合。据此，本《丛书》依据中国美学学科与美学思想发展演化的实际状貌，兼参中国社会变革发展对美学的具体影响，将19、20世纪之交至20世纪40年代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美学称为“中国现代美学”，并以此区分于“中国古典美学”（先秦至晚清）和“中国当代美学”（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今）。本《丛书》对所涉六家以上述中国现代美学阶段的思想成果为主要研究对象；其中宗白华、朱光潜、丰子恺三家，因为生活的年代至新中国成立后，也兼及了他们新中国成立后的重要思想成果。

民族学术文化涅槃新生的现实需求和重大课题前，他们广纳西学而坚守民族韵脉，努力新变而不失文化之根，不仅探索拓进了与西方美学对话的中国美学的现代学科之路，也创化引领了以审美艺术人生之统一为标志的人生论美学的重要精神传统。

中国现代美学是在西方美学的直接推动和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的现实需求下孕生的。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没有“美学”之名，美学思想主要包含在哲学、道德、教育等领域及各种艺术论中，美的概念更多的是作为形容词或副词，附丽于善、道、真、阴阳等基本范畴上。20世纪初年，“美学”、“美育”等西方专门学术语的引入，“审美无利害”、“情感独立”等西方现代美学理念的引入，“悲剧”、“喜剧”、“崇高”、“优美”等西方现代审美范畴的引入，以及“政治小说”等西方现代文艺样态的引入，给中国古典美学思想带来了学科意识、理论体系、概念术语、逻辑方法等一系列新的现代性要素，促进了中国美学独立学科体系的建设和理论精神的自觉。自此，美学登上了中国现代学术的舞台，拉开了自觉建设的序幕。同时，中国现代美学的发生不仅是学术自身逻辑发展与演变的结果，也是中国社会、文化、审美多重要素变奏交汇的结果。中西古今文化撞击交汇的宏阔背景，异族入侵与民族生存的严峻现实，使得包括美学在内的学术文化的建设，既肩负了学术自身发展更新的使命，也成为当时进步知识分子思想启蒙的武器。可以说，中国现代美学自诞生伊始，就成为一门与人、与生命、与生活、与文化、与社会空前密切交融的学问。

中国现代美学不是单纯学科意义上的理论美学。从《丛书》所涉及的这些代表性人物来看，中国现代美学的突出特征是：它是关注现实关怀生存的人生美学。中国现代美学区别于中国古典美学，体现出学

科建设和理论建构的自觉意向，从而在审美意识、话语方式、学科形态上构筑了与西方美学、与现代学科对话的某种基础。同时，中国现代美学以强烈的现实精神和突出的生存关怀，构筑了既区别于中国古典伦理美学又不同于西方现代理论美学的人生审美品格，凸显出鲜明的人生精神、积极的美育指向、内在的诗性情怀和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而这正是中国美学在中西古今交汇的历史舞台上，孕生涵成的精神特质与民族特征，也是中国美学向世界发出的声音！

中国现代美学不是西方美学的简单移植与复制。以本《丛书》六家为主要代表的中国现代美学的重要开创者与建设者，既吸纳了西方现代美学情感独立、审美自律等核心理念和思辨、逻辑、科学的方法形态，从而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创构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石与方法基础。同时，他们又都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基和坚实的民族立场，批判传承了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以人生为中心、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体验方法等，与西方美学的启蒙意向、情感哲学、生命理念等相融汇，与当时迫切的社会改造、人格提升、人性涵育的现实需求相结合，着力创化出思想与学理相结合的概念、范畴、学说，形成了中国现代美学独特的审美精神与理论传统。中国现代美学融中西古今而直面现实人生的开拓与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重要的实绩。特别是对中国古老的艺术与审美概念加以现代转化，所创化的“境界”、“趣味”、“情趣”、“情调”、“美术人”、“大词人”、“人生（生活）的艺术化”等一系列既具现代审美内涵又富民族气韵特质的概念范畴和思想学说，突出了艺术品鉴与人生品鉴相统一、真善美相贯通，既不同于西方经典理论美学又区别于中国古典伦理美学的人生审美品格，为中国美学民族思想体系的建设、民族审美范畴的确立、民族审美精神的化育奠定了重要的基石，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美学的蜕变新生与民族学派的涵育化成！

人生美学精神的自觉与创化，是中国现代美学最为重要的学术成果与思想成果之一。一种文化最为核心的就是文化精神，这是一个民族最根深蒂固的东西。西方文化主张经验与超验的二元对立，在思维方式上注重感性与理性的逻辑区分，以理性为尚，崇真求知。中国文化则主张经验与超验的融通统一，在思维方式上注重整体性，强调知行合一，以善为本。在美学上的表现，就是西方美学自古希腊以来就追问美的本质，关注美真的统一。西方现代美学自康德始，虽拓展了情感、主体等人文向度，确立了审美的独立地位和特殊性质，但整体上仍重视科学方法和逻辑规范，注重美学自身的纯学理建设与体系化建构。以康德、黑格尔等为代表的西方经典美学，就是典型的理论美学，它运用逻辑思辨的理论思维方法，以理论体系的自我完善为核心目标，体现出理论上的某种封闭性。而中国古典美学思想自先秦始，则以儒家为主导，特别关注美善的关联，把社会伦理与自然伦理作为美的前置条件，在方法上重体验，在目标上重教化，贯彻知行合一的研究——实践方法，体现出向人生开放的思想——理论特性。中国文化是务实的也是温情的，中国文化倡导在最痛苦最艰难的生活中也能品出人生的甘美与诗意。中国人大多数不需要宗教来拯救，他们可以在文学、艺术、审美的诗化生活中获得生命的安宁与超拔。这种伦理审美化的文化精神使得中国古典美学思想和各门艺术的创设，总是和社会人生紧密相连，审美活动、艺术活动与人的生命、生活、生存实践合一，审美和艺术就是人生的重要组成与寄托。但是，由于这种文化的思维方式是整体性的，感性和理性密不可分，因此，中国古典美学没有生成自己独立的学科形态与纯粹的理论体系，也没有美学精神的自觉学理建构。

真善美相贯通的美情论，是中国现代美学学科理论体系与人生审

美精神构筑的学理根基与思想根基。西方现代美学的确立是以鲍姆嘉敦对知（理性认识）和情（感性认识）的逻辑区分为起点，以康德对情的独立性质和中介作用的逻辑建构为基石的。从鲍姆嘉敦、康德、黑格尔到席勒，西方现代美学的核心命题是以知（理性认识）来照亮情（感性认识），而中国现代美学的核心命题则是以情（美情）来蕴真涵善。西方文化的理性启蒙在中国现代文化语境中，转换为理性与情感的双重启蒙。西方现代美学的“审美无利害”与“情感独立”是中国现代审美意识和美学精神觉醒的第一催化剂，中国现代几乎所有重要的美学家都深受其影响；但在中国的文化与现实土壤中，“审美无利害”与“情感独立”又自然地也是逻辑地转换成了生命启蒙、人生意义及其与审美的关联问题，不仅是对情感与审美的考量，也是对生命与生存的切入，不仅是知意情中情的标举与体认，也是达知通意美情的生命化育与诗意升华。

本《丛书》所涉六家在对美的基本认识上，即在美论问题上，没有一个彻底主张唯美的，主张割裂美与真善的关联的。即使王国维说过“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的名言，但他也不是完全在康德的纯粹观照意义上来讨论审美的，而是在广阔的人生与审美的艺术相统一的视野中，主张出入相谐，主张美对于主体的无用之用，实质上已经引领审美之眼逸出了西方现代美学的纯粹观审。王国维的意义在于突破了古典美学美善的和谐而敏感到审美与伦理的冲突，从生命之欲到静观到无我，将康德“无利害”的审美心理观审转化为“境界”所构筑的个体生命诗性的创化，是从古典艺术品鉴论向现代艺术品鉴与人生品鉴相交融的更为宏阔深沉的审美境域的一种演化，也是中国现代人生美学精神自觉的重要始源。与“境界”相映衬，后期梁启超以“趣味”为美张目，提出“趣味”精神是与“功

利主义”根本反对的，是一种孔子式的“知不可而为”与老子式的“为而不有”的统一。他也吸纳了康德、柏格森等的情感、生命力、主观创造意志等理念，以不有之为为审美生命立基。趣味生命是执不有之为的纯粹实践精神，以大有之襟怀融入众生宇宙的整体运化中，在个体众生宇宙的“迸合”中创化体味生命之“春意”。因此，王国维所纠结的审美之用与不用的问题，在梁启超这里已经转化为有与不有的问题，从而进一步凸显了审美主体建构的地位与意义。“趣味”的化我型生命审美理想与人格超越之路明确确立了现实生存与诗性超越的一种张力纬度，也就是“生活的艺术化”。前期朱光潜以“情趣”与“意象”之契合、“演戏”与“看戏”之贯通进一步阐释、充实、丰满了“人生的艺术化”的思想，并使这个命题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其理论表述也逐渐定型；后期朱光潜则强调美的主客观统一命题。本《丛书》朱光潜研究的两位学者认为，这与前期“人生的艺术化”的主张并不矛盾，是其力求将西方审美的直觉观照与中国文化的生命超越相贯通，使西方文化中分裂的知情意回到中国文化的人的有机整体中，实现科学的人、道德的人、美感的人的合一，由此，既涵成了审美活动的整一性，又实现了审美的人与其整个人生的一体化。此外，蔡元培、宗白华、丰子恺也无一不主张真善美的贯通。丰子恺从“真率”、“童心”、“同情”等范畴出发，倡导“大艺术”和“大艺术家”的涵育。蔡元培以“普遍”和“超脱”为美定性，认为只有普遍才可打破人我之见，只有超脱才能超越利害关系。而这种普遍的超脱的情感陶养，不源于智育，而源于美育。由此，蔡元培由情感本体、人格目的、美育途径最后通向人生价值，把乐享发动于情感的伟大高尚的行为视为人生之美趣。宗白华是中国现代最富诗性精神的美学家之一，他提出至动而韵律的生命“情调”是宇宙的最深真境与最高秩序，也是艺术境界的最后源泉，

把缠绵悱恻与超旷空灵相谐的艺术“意境”的创成、“生生”与“条理”相谐的宇宙秩序的运化、有为与无为相谐的艺术人格的涵成相联系，追求宇宙真境、艺术美境、人生至境的无间，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现代美学人生审美体验的深度和诗性。审美艺术人生相统一、真善美相贯通的人生美学精神，构成为中国现代美学精神传统的重要方面，并以远功利而入世的诗性超越旨向勾连了美学理论、艺术实践、审美生存的贯通，凸显了中华民族审美精神的独特神韵。

作为中国现代美学的重要创化与成果，中国现代人生美学精神集中体现为与审美艺术人生相统一的大审美大艺术大人生的理论建构指向；以美的艺术情韵与精神体味创化人生境界的远功利而入世的诗性价值指向；注重审美与艺术教育，倡导在具体的审美活动、艺术实践、人生践履中去创造、欣赏、实现、享受生命与人生之美乐的实践超越指向。如梁启超提出：“‘美’是人类生活一要素——或者还是各种要素中之最要者，倘若在生活全内容中，把‘美’的成分抽出，恐怕便活得不自在甚至活不成”；“人类固然不能个个都做供给美术的‘美术人’，然而不可不个个都做享用美术的‘美术人’”。朱光潜认为：“人生本来就是一种较广义的艺术。每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离开人生便无所谓艺术”，“离开艺术也便无所谓人生”。宗白华强调：“哲学求真，宗教求善，介乎两者之间表达我们情绪中的深境和实现人格底谐和的是‘美’”；“‘美的教育’，就是教人‘生活变成艺术’”。丰子恺慨叹：“我们的身体被束缚于现实，匍匐在地上，而且不久就要朽烂。然而我们在艺术的生活中，可以瞥见生的崇高、不朽，而发见生的意义与价值了”；“艺术教育，就是教人以这艺术的生活的”，“不是局部分的小知识小技能的传授”。这些言论与观点，都是中国现代人生美学精神的生动表述。

中国现代人生美学精神秉持大审美大艺术大人生的理念，反对美只以自身为目的，反对人生只是实际实用的领地，也不主张艺术局限于作品本身的技能优劣与作家一己的悲喜忧乐。在人生纬度上，它把“实际人生”和“整个人生”相区别，认为“完满的人生”是实用（善）、科学（真）、美感（美）多方面和谐的整体，主张创造与欣赏相贯通的“人生（生活）的艺术化”。在审美纬度上，它把“唯美”与“美”相区别，主张超越纯粹形式与感性之快乐，提出了“刺”、“提”、“宏壮”、“悲剧”、“真美”、“大词人”等富有张力内涵的审美范畴及其对人生的审美品鉴。在艺术纬度上，它把“小艺术”与“大艺术”相区别，提出两者的标志在于“技”为主还是“心”为主，着意于品鉴富有人生情致的“境界”、“趣味”、“情趣”、“情调”等审美要素与艺术品格。

中国现代人生美学精神将审美和艺术导向人生实践，重视审美教育与艺术教育，注重人格、人性与生命境界的美化涵育。在中国现代美育思想史上，蔡元培于1901年在《哲学总论》中最早使用引入了“美育”的概念，明确把美育界定为“情感教育”，倡导“艺术教育”的独立地位，强调美与艺术的教育在人格和文化涵育中的突出意义，是中国现代美育思想的重要奠基人。梁启超于20世纪20年代倡导“趣味教育”思想和“美术人”的理想，是中国现代人生美育思想富有特色的重要开拓者与建设者之一。丰子恺始终以艺术教育为主要阵地与途径，提倡实施“很广泛很重大的一种人的教育”，他身兼艺术家与理论家为一身，从儿童入手，成为中国现代人生美育思想的重要倡导者与践行者。

中国现代人生美学精神聚焦为以诗性超越为指向、远功利而入世的中国式人生审美情致，主张蕴真涵善创美，追求“无我”、“大我”、“化我”的生命审美建构和“人生（生活）的艺术化”的人生审美创化，

其实质就是要求主体以无为精神来创构体味有为生活，实现出世与入世、有为与无为、感性与理性、个体与众生、物质与精神、创造与欣赏、有限与无限之相恰。王国维以“境界说”、“悲剧说”等为重要代表的艺术美学思想，凸显了以“无我”为最高理想的艺术超越之路。梁启超以“趣味”说倡导了“生活的艺术化”理想，主张个体生命以与众生宇宙之“迸合”来扬弃自身的得失之执和成败之忧，创化体味大化“化我”的生命“春意”。宗白华将艺术“意境”、生命“情调”、宇宙“韵律”相贯通，以“充实”与“空灵”的二元对峙与交渗和谐来解决“小我”与“大我”的矛盾，创化“超世入世”的“艺术式的人生”。中国现代人生审美精神以深沉旷逸的诗性人生情怀和多姿多彩的具体范畴学说，构筑了中国现代美学的重要民族品格和精神之根。

标志性术语、范畴的建构，代表性学说、观点的明晰，美育、艺术教育的重视，以及代表性思想家群体的形成等，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美学发生创化和人生美学精神涵育自觉的具体体现。应该说，这种强调有无相成、追求诗性超越的人生审美精神，在本质上是不可能出现在传统社会及其以优美为主导的和谐审美理想下，因为它在根本上要解决的就是人与自我、与他人、与外部世界的现实冲突及其诗性升华，它是以承认人生的矛盾、对立、毁灭、苦难、失落、无望等为前提的，它的审美精神是对人生矛盾、痛苦与不完美的艺术化超越及其达成的诗性和谐。这种人生审美精神及其理论品格，具有突出的开放胸怀、强烈的主体意识、鲜明的现实立场、深沉的诗性维度，对于纯粹理论美学的封闭性、认识论美学以物与客体为主导的目的性、将美育仅仅作为技能教育的歧见等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当然，中国现代人生美学精神以美为救世良方，有着过于重视精神作用的乌托邦色彩。人既是生物的人，也是文化的人。物质的解放

与精神的解放于人均不可缺，两者互为促进。当代美学建设既要传承发扬中国现代人生美学精神的体验维度、价值维度、反思维度等优秀传统，也应重视推进实践维度、科学维度等建设，更好地发挥美学的理论指导功能和实践导向功能。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对中国现代美学的研究与反思已经引起国内美学界的关注。这不仅是中国现代美学自身梳理的需要，更是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需要。中国现代美学历史地逻辑地站在了中国美学承前启后、传承创化的交汇点上，不清理中国现代美学的成果与传统，就不可能实现从过去到未来的贯通，就不可能坚实地清醒地迈开中国当代美学前进的步伐。其实，我们过去对西方文化与美学的吸纳理解也并不全面，偏于重视其知识——科学论的传统，而忽视其信仰——价值论的传统；并且偏倚于以知识——科学论纬度上的西方现代美学作为样本，哪里不相符就自己先短了气，失了语，当然是无法客观辩证地认识自己的情状与得失了，结果不仅总是赶不上人家，也妨碍了自身特色的发现与建构。如果承认美和美感是历史地动态地发展的，如果承认审美的人文属性，那么美学理论就不可能只有唯一的模式，美学思想也不可能只有一种既定的样板。西方美学曾经是将来也会是中国美学的重要借鉴，但不会是也不应是中国美学的教条和世界美学的终点。对中国现代美学的梳理与总结，并不是要找出几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条，而是要从中发现其发展运动的脉搏与规律，反思中国美学在世界美学中的位置与前景，考量中国美学由过去通向未来的诸种可能。

中国现代美学作为中国美学学科自觉的起点，不可能已臻完善。六位大家的美学思想作为中国现代美学的重要探索，也不可能已臻完美。他们的传承、吸纳、创化，由于个人的时代的种种局限，难免存

在一些简单硬搬与粗糙片面之处，存在一些理想化的玄想的方面。面对这份瑕不掩瑜的宝贵民族思想资源，我们应该做的，不是求全责备，而是扬长避短，既要客观科学地研究总结其面貌与得失，更须积极发掘发挥其推进当代美学建设和应对新生活挑战的独特价值！

我们不可能预知和规定中国美学和世界美学的未来图景。但是，人类就是在永恒的憧憬和不息的求索中，不断地接近最高的真，成就最高的善，创化最高的美！

希望本《丛书》所论诸家以及尚未专涉的中国现代美学家们的精彩思想与成果，既能在中国美学的历史发展中，继往开来；也能在我们的人生旅程中，陪伴我们向美创美体美的生命脚步！

目录

序 论	中国现代美学的人生论传统	金雅 聂振斌	1
-----	--------------	--------	---

引 言	1
-----	---

第一章	“知人论世”	17
-----	--------	----

第一节	“与世无争”及滑稽的“晚节”	20
-----	----------------	----

第二节	现代学坛上的“大师巨子”	29
-----	--------------	----

第三节	悲剧命运与悲观性格	45
-----	-----------	----

第二章	总论	53
-----	----	----

第一节	人生苦索与美学启蒙	54
-----	-----------	----

第二节	德国哲学美学思想的启示与借鉴	61
-----	----------------	----

第三节	固有美学思想的传承与转化	72
-----	--------------	----

第四节	庄子超越精神的现代阐释与艺术表现	84
-----	------------------	----

第五节	现代性与历史地位	95
-----	----------	----

第三章	论美及审美范畴	102
-----	---------	-----

第一节	美的性质——“可爱玩而不可利用”	102
-----	------------------	-----

第二节	审美基本范畴	112
-----	--------	-----

第三节 审美超利害说之批判 131

第四章 美育思想 140

第一节 提倡美育的历史背景 140

第二节 美育的性质、特点、价值 146

第三节 美育的审美心理分析 152

第四节 美育与智育德育的关系 159

第五章 悲剧——《红楼梦评论》 167

第一节 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悲剧观 167

第二节 《红楼梦评论》的内容 172

第三节 《红楼梦评论》的美学意义及其影响 183

第四节 《红楼梦》的社会意义与《红楼梦评论》的学术
价值 189

第五节 与《红楼梦评论》同期的文学批评 194

第六章 意境——《人间词话》 202

第一节 “道其面目”与“探其本”之历史比较 205

第二节 文学的本质分析 209